



光影札记

哪一个人的成长过程没有几部电影陪伴过？哪个人敢说自己没有追过热门电视剧？谈论影视作品，应该是茶余饭后最接地气的市井话题了。我小时候去看一出电影，简直就是过一个节日。大人看《卖花姑娘》，散场后还可见到一片闪烁的泪花；孩子看《少林寺》，操场上立马卷起一阵练武风。大众文化高度发达、娱乐方式丰富多彩的今天，尽管电视开机率低了，《繁花》《我的阿勒泰》一播出，还是带来非常可观的收视率，从街坊到办公室，随时都可能成为热点影视的评论场。我至今记得学生时代那时，鲤城金鱼巷口的人民电影院宣传栏，最吸引我的就是其中的影评。篇幅一般只有几百字，一律用方格纸抄写，文笔稚润粗浅，谈不上有多少文采，因为对理解电影内容有导向作用，每一篇读起来却都是津津有味的。上档次的影评自然是刊登于《大众电影》评论专栏上的文章。因为太喜欢一篇影评，我曾在中学阅览室偷偷撕下杂志的两页纸带走，换成别同学，怀里揣的大概率是张明星美女照。

生活奔波，工作繁忙，人如同机器一样周而复始不停日夜运转，时间早就忘了给我安排观看影视的席位了。直到受邀出席《天龙八部》深圳首映式、《风流一代》福建站路演，分享甄子丹、贾樟柯等人的现场对话后，发现影视作品对平庸生活的治愈功效与解读引导能力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影评，便是最好的工具与帮手。我庆幸重新接触影评时，遇见的是林江喃以《素昧平生》冠名的一大叠文稿。

《仰头见春台》《长安道，一回来，一回老》《只今只道只今句，梅子熟时梔子香》……读着诗句一样的目录，相信没有几个人相信这是一本评论集。偏离了传统评论的题目即观点的做法，颠覆了浏览题目则可一目了然的阅读心理，别急，让“子弹”再飞一会儿，飞的过程可能就是你说读的过



郭培明

程。以感性之笔，言自己心声，显然是林江喃影评的特色之一。文如其人，林江喃的文字是优雅的、生动活泼的，她的观感，富有文采，接近于散文随笔，故事复述，性格分析，细节解剖，角色比对，大量的夹叙夹议，妥妥的散文化笔调。她拒绝平庸的套路，不拘泥于批评的程式，观看、思考、评述，依照的是自己的影评。篇幅一般只有几百字，一律用方格纸抄写，文笔稚润粗浅，谈不上有多少文采，因为对理解电影内容有导向作用，每一篇读起来却都是津津有味的。上档次的影评自然是刊登于《大众电影》评论专栏上的文章。因为太喜欢一篇影评，我曾在中学阅览室偷偷撕下杂志的两页纸带走，换成别同学，怀里揣的大概率是张明星美女照。

也许有人会说，价值判断才是评论的核心。但是，谁愿意面对那些缺乏灵性、机智、幽默、轻松的文字呢？“文字最大的敌人不再是艺术的粗糙，而是无趣。”（谢有顺《散文中的心事》）

与林江喃只见过两三次面，不大留意她的文字特色，集中阅读了她寄来的文稿时，眼睛立即被吸引住。她的评论感性、随性，不拐弯抹角，直截了当亮出观点、感受，充满个人化的表达，暴露了江喃性格的爽朗和活泼。她的文字柔美中更有张力，叙述中藏见解，好读。

时下坪评，总觉得缺少一种辣味，不少评论从观点到行文，皆小心翼翼，顾左右而言之。林江喃对不喜欢的影视作品，一点不留情面。如说《大秦赋》离谱的情节罄竹难书，说《上林赋》的剧本把原著小说像切片皮鸭似的切得稀碎稀碎，说《唐人街探案3》刘昊然演技尚欠火候乏善可陈，说张艺谋的《一秒钟》最大的短板出在千挑万选出来的女主角刘浩存身上。江喃对《一秒钟》的失望也许在于预期过高，故事架构极不合理，女主角表演刻板肤浅，结尾部分狗尾续貂，



郭培明

难以引发观影的共情力。当然她在批评之余，也有点赞，以前的张艺谋作品的毛病是形式大于内容，在这部片子中这个毛病治愈了。“技巧是用来辅助叙述，而不是技巧就是诉求本身。”她有感而发。实际上，我们判断一篇影评好不好，文体是否符合规范写法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有的放矢，言之有理，见解独到，文字可读。

评论家的素质主要来自知识体系、写作技巧和表达的创造力，数字时代的文评呼唤新的文风，要求重塑评论生态。既强调以理立论，也反对道德审判；既强调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品赏观点，也尊重审美差异、文体特色。《金刚川》与《长津湖》都是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主旋律影片，也是林江喃看得热血沸腾的两部好片。她认为《金刚川》超越缺乏完整的剧情架构和感情层次的《战狼3》、《长津湖》带来的情感流动产生的力量，让人觉得舒服地坐在电影院里都有深深的内疚感。这两部片子分别由三位名导合作拍摄，她坦言不明白投资方为何由管虎、郭帆、路阳合作《金刚川》，各自负责一条主线，合成后节奏却不在一个节拍上。《长津湖》请来陈凯歌、林超贤、徐克三位大神，各自在擅长的领域做到极致，江喃的辨别力明显是超越常人的，一眼就看清三人各自执导的段落，综合比较之下，她直言不讳，说《长津湖》的导演各自精彩且相得益彰，技高《金刚川》一筹。

从《素昧平生》的字里行间，看得出江喃是一个成色足金的影视粉丝，写影评完全是出于内心的热爱。她的观感起初并不是为了发表，她只是信任文字，“说给它听”，因为文字给了她安全感和欢喜心。江喃的写作



郭培明

也涉及散文、诗歌，而文艺评论是她的最爱，“是纪念那些影像，那些音乐，那些文字共同晕染过我的每一小寸光阴”。读书、看电影是江喃日常的最爱，通过这一生活方式抵达更为广阔的远方，看到别样的人文风景，她无疑是幸福的。

江喃出生于文艺之家，父亲是大学教授，《汉语大词典》的编纂者之一。母亲早年师承越剧名师马香生，是泉州紫罗兰艺术团创办人，在编、导、演及教学方面均有不俗业绩。我本以为，自幼熟读唐诗宋词的她应是含着金锁匙长大的，后来读了她妈妈的散文《荷泥两椽间》，才知道秀外慧中、笑口常开的江喃曾经多次病魔缠身，即便如此，为照顾父母却极尽孝道之心。江喃发表于《泉州文学》的《我和我的42天》，记述了住院治疗的一段特殊经历。她没有贩卖苦难博取同情，相反地，她写病友，写护工，行文中不忘夹带幽默调侃的因子，看来，循环往复的高烧和咳嗽是没法击溃这位乐观主义文青的。“42天，把我从瓷器变成泥土，又从泥土重新煅烧成另一种器皿。裂变，叠化，是眉飞色舞的进货里手舞足蹈的细胞。如果说，生命是个残缺本，我还是不会放弃在灵魂里，听到或显性或隐形的翻书声的。”近年来，我与影视作品很少亲密接触，她点评的剧情对我来说许多是陌生的，但我相信她的审美能力与判断能力，因读了她的观感，对其中的多部片子，竟然产生了一种上网搜寻、先睹为快的冲动。江喃的影视评论总体上也存在感性漫漫、叙述偏满而理论支撑不足、视角有待拓展等弱点，不过以她的过人领悟，执着韧劲和厚积薄发，追寻穿透屏幕的那束光，相信它的续编还会有更多的精彩之笔。



烟火人间

马头墙的守望

■蒋卫恒

晨雾未散时，故乡的老街总被笼在青灰的水墨里。

黛瓦如鱼鳞层叠，粉墙上剥落的朱漆依稀可见当年的朱砂色，而那些昂首向天的马头墙，则像凝固的浪尖，在晨光中剪出锐利的轮廓线。

近日，抖音上的网红们纷纷打卡我的故乡小镇。视频中，马头墙的镜头引人注目，它们不仅承载着数百年的历史，而且至今保存完好。

马头墙，又称防火墙、防火墙，是徽派建筑的重要特色之一。它特指高于两山墙屋面的墙垣，因形状酷似马头而得名。马头墙不仅造型丰富多样，翘首长空，而且具有防火、防风的双重功能。

与现代城市的高楼大厦相比，故乡老街上的房屋，显得古朴而陈旧。斑驳的墙面，灰黑色的小瓦，凌乱的青石板路，无不透露出岁月的痕迹。据古镇上的老一辈人讲，这些设有防火墙的建筑都有数百年的历史。古镇一条街，住房密集，缺乏现代消防设施，因此防火墙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1974年秋，故乡古镇缝绉社因漏电发生火灾。当时夜深人静，火势迅速蔓延，等人们发现时，大火已封住门窗，无抢救希望。县里的消防车因道路狭窄无法进入，只能无功而返。据事后统计，共烧毁机器设备26台，以及各种衣料、钱物等，直接经济损失达五六万元以上。事后，全镇人感到庆幸，如果没有缝绉社两边的防火墙，大火可能会烧毁全镇，至少毁掉半条街。

安徽歙县出土的《德政碑》早已给出答案。明嘉靖年间，徽州知府何乔新在“比屋连甍，火灾相踵”的困局中，以“筑墙为本”的方略重塑城池肌理。那些层层叠叠的封火墙，不仅锁住火魔的狂欢，更在徽商财富积累的黄金时代，成为家族荣耀的立体徽章。

站在故乡老街，我突然读懂那些翘起的墙头。它们既是抵御灾难的盾牌，也是向天生长的图腾。当某些现代人重拾“闭关自守”的旧约方时，这堵沉默千年的墙却在低语：就在关税之战当下，我们心中应设立一座“防火墙”，它是全国人民的底气凝结而成，深聚创新的引擎与开放的胸襟。

或许该学学那些马头墙——在守护根本的同时，永远向着更高的天空生长。



祥芝滨海公园 李荣鑫摄



心海微澜

脊梁

■赵盛基

在同一小区住了10年，我才知道了他的秘密。

他独身一人，每天早饭后都背着包乘坐公交车外出。原以为他是去公园消遣，打发寂寞的独身生活。前几天碰见他又要外出，我顺口问了句：“老哥，出去悠闲啊？”他笑了，说：“回去种菜。”我用疑惑的眼神望着他，他爽快地讲述了他的故事。

他原来住在城乡接合部的农村，不到70岁老伴儿去世，3年后房屋拆迁，他来到了这个小区。然而，他与老伴儿的菜地无法搬来，他就回去种菜，去打理，去收获。

我很不理解，20站的路，中间

还要倒一次车，无论寒冬还是酷暑，他从不间断。小区附近既有菜店又有集市，何必劳力费神？我说：“您一个人生活，随便买点儿就够吃，没必要这样辛苦啊！何况您已经80岁了，多不容易啊！”他笑呵呵地说：“老弟有所不知，这块菜地是老伴儿活着的时候种的，花花样样的都是些时令蔬菜，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全都是土家肥种出来的，对人无害。其实老伴儿不是为了自己吃，而是收了菜就送给儿子和闺女家，给宝贝孙子和宝贝外孙女吃。”

我也是老人，老人的心思我明白，可他的话还是让我感动，我有些语塞。他接着说：“老伴儿去

世的时候，一再嘱咐我种好菜，别忘了经常送给儿子和闺女。这不，十几年了，我哪敢忘啊！每天都去浇浇水，抓抓虫，剪剪黄叶，侍弄侍弄，好像与老伴儿在一起。有茄子、芸豆、西葫芦什么的，成熟一些就摘给孩子们送去，好在他们就住在这座城市，坐公交车也方便。眼见着我也是一年老，尽力吧。”说完，他开心地笑了。我不知说什么好，感觉他对老伴儿的爱，对孩子的爱，就像生生不息的菜一鲜鲜嫩、朴实。

公交车进站了，他紧赶几步上车。我站在原地，望着他的背影。公交车开走了，我满脑子他的背影。不，应该是脊梁。

拉歌

■周国球

拉开了帷幕，且“战火”不断蔓延和交叉，一会儿三排与一排较上了劲，一会儿三排和一排联手对付五排。《咱当兵的人》《打靶归来》《游击队之歌》《学习雷锋好榜样》等一首首富有激情旋律的军歌，轮番登场。这是我第一次参与拉歌。

拉歌，是军营介于娱乐与竞技之间的一种特殊方式。集会或看电影前，各不同建制单位间得提前到场，在等待的空隙，相互间唱歌竞技，比出名次，成了固定的项目，军营称之为拉歌，大概因为军人唱歌的风格特别“拉”吧，是故不叫“唱”而谓之“拉”。

拉歌的规模，小到班与班、排与排，大到

连营团之间的较量，一经“拉”上，战士们的情绪马上被“煽”起来，不消一个回合就能热血沸腾。拉歌看似粗犷劲爆实则是个细腻的技术活，光凭嗓门大热情高还不行，必须具备实力与技巧不可。要看声音谁压过谁，还要讲究推陈出新和知己知彼，偶遇“夹生饭”的歌跑调，假如指挥员能巧妙掩盖，往往可以化险为夷。常见的拉歌有问答式、对唱式、数唱式等。问答式挑战性强；数唱式节奏感强；对唱式攻防兼备；各种方式都兼具艺术性和趣味性。“一二三四五，我们等得好着急！”“脚踩西瓜皮，XX不要耍赖皮！”等，是拉歌场中常用的台词。



情思缱绻

朴实的外婆

■陈宏言

在外婆家住的那些日子，我总是在寂静无人的深夜，看到外婆独自一人在庭院里静静地拉着磨盘，沉默却又坚韧。

外婆身上几乎拥有着她们那一辈人所有的精神品质：勤劳、节俭。生活中，她舍不得给自己买一件崭新鲜艳的衣裳，脚上永远穿着一双几乎相差无几的特价黑色皮鞋。

多年前，母亲用工作之后发的第一笔工资，给外婆买了一条雪白的羊毛围巾。每逢冬天，外婆都会把它从衣柜里找出来戴在脖颈上，缝缝补补用了多年。在流逝的时光里，那条围巾留下了外婆细密的针线。在穿针引线间，缝补子女们生活的不易。

在我的印象里，外婆从来没有清闲的时候。平日里，外婆佝偻着腰身，手里总是拿着点什么东西，外公还未清洗的衣裳，儿孙们露线的衣裤，以及做饭需要用到的柴火。虽然皱纹早已布满她的脸颊，腿脚也日复一日愈加蹒跚，但是她仍然没有丢掉年轻时的习惯。在天色还未擦亮之际，外婆就已经走到自家的农田，拿起一把跟随了自己几十年的锄头开始干活。等到天色已晚，才摸黑赶回家中，匆匆忙忙地吃上一点冰凉的饭菜。在深夜的月光下，外婆擦洗着满是泥土的脸颊，是那么仔细。我知道，外婆一定是回想起自己童年时的面庞，借助少年时光里的天真与烂漫，构思着儿孙们幸福成长的样子。

母亲和我时常劝导外婆，辛苦操劳一辈子，该是停下来享清福的时候了。外婆对我们的劝导却时常报以沉默，仍然坚守着勤劳和节俭的习惯，在寂静无声的日子里，对峙着生活留给她的重担。

外婆最期盼我们几个表兄妹长大成家。无论谁结婚，外婆都会高兴得红了眼，连声说：“好事，好事。”等到新的生命来临，外婆更是喜极而泣……我知道，那一声声“好事”里，藏着外婆对辛苦劳累的一生最好的诠释。她穷尽一生就是为了抚平生活给予儿孙们的辛酸和不易。只要我们幸福快乐，外婆对生活就不会抱有怨怼之心。在那些疼痛绵长的日子里，她早已学会用儿孙辈的欢声笑语与生活对峙。



心灵驿站

记忆中的三合面

■倪怡方

记得是儿时，家里奶奶常在灶台前忙活。她个子不高，身子单薄，头发稀疏，一双瘦削的手却灵巧得很。每当她取出那只掉了漆的白铁罐子，我便知道，又有三合面可吃了。

三合面者，不过是面粉、葱头油、白糖三样物事炒制而成。材料极是寻常，做法也不见繁复。奶奶先将面粉倒入铁锅，用小火慢慢焙炒。面粉起初是雪白的，渐渐转为微黄，香气便一丝丝透出来。这时她便将预先熬好的葱头油淋入，那油是金黄色的，浮着些焦黄的葱末。铁铲翻动间，油与面便混作一处，香气愈发浓烈了。最后撒入白糖，再翻炒几下，便算大功告成。

我每每立在灶旁，看奶奶操作。她炒面时极是专注，眉头微蹙，嘴唇抿着，生怕火候过了或是欠了。有时妈妈也上来帮手，但总不及奶奶炒得香。面炒好了，盛在瓷碗里，黄澄澄的，间或有点焦糖色，热气腾腾地往上冒。我便急不可耐，要伸手去抓。奶奶便笑骂：“小馋鬼，烫着呢！”却还是用小勺舀了，吹凉了给我。

这面干吃已是极好，若用开水冲调成糊，则另有一番风味。但我总爱干吃，喜欢那砂粒粒在齿间碎裂的声响，以及葱油香在口中弥漫的感觉。有时吃得急了，呛着了，白粉从鼻孔里喷出来，惹得奶奶又好气又好笑。

后来上了山区中学，离家有八华里之遥，中午是不回来的。奶奶便用玻璃瓶装了炒好的三合面，塞进我的书包。“饿了就吃些，”她说，“别亏了身子。”我那时已是半个半大少年，颇觉得带这东西有些孩子气，同学见了要笑话的。然而上午课毕，腹中空空时，偷偷摸出瓶子吃上一口，竟觉得比什么山珍海味都要香甜。

学校在山腰上，冬日里北风呼啸，教室的窗子关不严实，冷风直往里灌。我们这些学生便瑟缩着，一边呵手跺脚，一边听老师讲课。这时若偷偷掏出一把三合面含在口中，慢慢地化着，便觉得有股暖意在喉间流向全身，连那风声似乎也不那么刺耳了。

如今想来，那三合面之所以美味，大约不全在味道本身。奶奶炒面时，灶膛里的火光映在她的额头皱纹里，当时觉得心里头暖洋洋的，我带去学校时，书包里同时也揣着家的温暖；同学们分食时，笑声中混着少年人的无忧无虑——这些，都无声地渗入那面粉中去，成了无形的调味品。

后来离家日久，三合面便渐渐吃得少了。偶尔想起，也曾自己试做过，材料工序分毫不差，却总不是那个味道。想来是少了些什么，或许是灶台旁那双期待的眼睛，或许是书包里那份沉甸甸的牵挂，又或许是教室里那些呼啸的风声。

前日走过超市，见货架上排着各色精致的糕点，包装华丽，价格不菲。我驻足片刻，终究没有买。那些点心想必是极好的，只是我的舌头，我的胃，似乎还在期待着什么别的味道。

那是种由面粉、葱头油和白糖炒制的，朴素至极的味道。

哦，记忆中的三合面！